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將

詩曰： 紂王極惡已無恩，安得延綿及子孫；非是申公能反國，只因天意絕商門。

收來四將皆逢劫，自遇三災若返魂。塗炭一場成箇事，封神臺上泣啼痕。

話說周信領三千人馬殺至城下，一聲響，衝開東門，往城裏殺來。喧天金鼓，喊聲大振。楊戩見人馬俱進了城，把三尖刀一擺，大呼：「周信！是爾自來取死，不要走，吃吾一刀！」周信大怒，執劍飛來直取。楊戩的刀赴面交還。話分四路：李奇領三千人馬殺進西門；有哪吒截住廝殺。朱天麟領人馬殺進南門；有玉鼎真人截住去路。楊文輝同呂岳進北門；只見黃龍真人跨鶴，大喝一聲：「呂岳慢來！你欺敵擅入西岐，真如魚游釜中，鳥投網裏，自取其死！」呂岳一見是黃龍真人，笑曰：「你有何能，敢出此大言？」將手中劍來取真人。真人忙用劍遮架。正是：

神仙殺戒相逢日，只得將身向火焰。

黃龍真人用雙劍來迎。呂岳在金眼駝上，現出三頭六臂，大顯神通。一位是了道真仙，一位是瘟部鼻祖。不說呂岳在北門，且說東門楊戩戰周信，未及數合，楊戩恐人馬進滿，殺戮城中百姓，隨將哮天犬祭在空中，把周信夾頸子上一口咬住不放。周信欲待掙時，早被楊戩一刀揮為兩段。——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。楊戩大殺成湯人馬，三軍逃出城外，各顧性命。楊戩往中央來接應。且說哪吒在西門與李奇大戰，交鋒未及數合，李奇非哪吒敵手，被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，脅下復了一鎗，——靈也往封神臺去了。玉鼎真人在南門戰朱天麟，楊戩走馬接應。只見哪吒殺了李奇，登風火輪趕殺士卒，勢如猛虎，三軍逃竄。呂岳戰黃龍真人，真人不能敵，且敗往正中央來。楊文輝大呼：「拿住黃龍真人！」哪吒聽見三軍吶喊，振動山川，急來看時，見呂岳三頭六臂，追趕黃龍真人。哪吒大叫曰：「呂岳不要恃勇！吾來了！」把鎗刺斜裏殺來。呂岳手中劍架鎗大戰。哪吒正戰，楊戩馬到，使開三尖刀，如電光耀日。玉鼎真人祭起斬仙劍，誅了朱天麟，又來助楊戩、哪吒來戰呂岳。西岐城內止有呂岳、楊文輝二人。

且說子牙坐在銀安殿，其疾方愈，未能全妥。左右站立幾箇門人：雷震子、金吒、木吒、龍鬚虎、黃天化、土行孫。只聽得喊聲振地，鑼鼓齊鳴。子牙慌問：眾門人俱曰：「不知。」傍有雷震子深恨呂岳：「待弟子看來。」把風雷翅飛起空中一看，知是呂岳殺進城來，忙轉身報於子牙：「呂岳欺敵，殺入城來。」金吒、木吒、黃天化聞言，恨呂岳深入骨髓，五人喊聲大叫：「今日不殺呂岳，怎肯干休！」齊出相府。子牙阻攔不住。呂岳正戰之間，只見金吒大呼曰：「兄弟！不可走了呂岳！」忙把遁龍椿祭在空中。呂岳見此寶落將下來，忙將金眼駝拍一下，那駝四足就起風雲，方欲起去，不防木吒將吳鉤劍祭起砍來。呂岳躲不及，被劍卸下一隻膀臂，負痛逃走。楊文輝見勢不好，亦隨師敗下陣去。且說眾門人等回見子牙。黃龍真人同玉鼎真人曰：「子牙放心，此子今日之敗，再不敢正眼觀西岐了。吾等暫回山嶽，至拜將吉辰，再來拜賀。」二仙回山。不表。且說鄭倫在城外，見敗殘人馬來報：「啟爺知道：呂老爺失機走了。」鄭倫低首無語，回營見蘇侯。蘇侯暗喜曰：「今日方顯真命聖主。」俱各無語。

且說那日呂岳同門人敗走，來至一山，心下分驚懼；下了坐騎，倚松靠石，少憩片時，對楊文輝曰：「今日之敗，大辱吾九龍島聲名。如今往那裏去覓一道友，以報吾今日之恨？」話猶未了，聽得腦後有人唱道情而來，歌曰：

「煙霞深處隱吾軀，修煉天皇訪道機。一點真元無破漏，拖白虎，過橋西。易消磨天地須臾。人稱我全真客，伴龍虎守茅廬，過幾世固守男兒。」

呂岳聽罷，回頭一看，見一人非俗非道，頭戴一頂盔，身穿道服，手執降魔杵，徐徐而來。呂岳立身言曰：「來的道者是誰？」其人答曰：「吾非別人，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；今奉師命下山，佐師叔子牙，東進五關滅紂。今先往西岐，擒拿呂岳，以為進見之功。」楊文輝聞言大怒，大喝一聲曰：「你這廝好大膽，敢說欺心大話！」縱步執劍，來取韋護。韋護笑曰：「事有湊巧，原來此處正與呂岳相逢！」二人輕移虎步，大殺山前。只三五回合，韋護祭起降魔杵。怎見得好寶貝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曾經鍛煉爐中火，製就降魔杵一根。護法沙門多有道，文輝遇此絕真魂。

話說此寶拿在手中，輕如灰草；打在人身，重似泰山。楊文輝見此寶落將下來，方要脫身，怎免此厄，正中頂上。可憐打的腦漿迸出。——道靈魂進封神臺去了。呂岳見又折了門人，心中大怒，大喝曰：「好孽障！敢如此大膽，欺侮於我。」撿手中劍，飛來直取。韋護展開杵，變化無窮。一箇是護三教法門全真；一箇是第三部瘟部正神。兩家來往，有五七回合，韋護又祭起寶杵。呂岳觀之，料不能破此寶，隨借土遁，化黃光而去。韋護見走了呂岳，收了降魔杵，逕往西岐來；早至相府。門官通報：「有一道人求見。」子牙聽得是道者，忙道：「請來。」韋護至簷前，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師叔，弟子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；今奉師命，來佐師叔，共輔西岐。弟子中途曾遇呂岳，兩下交鋒，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箇道者，不知何名；單走了呂岳。」子牙聞言大悅。

且說呂岳回往九龍島，煉瘟瘴傘。不表。

且說蘇侯被鄭倫拒住，不肯歸周，心下分不樂。自思：「屢屢得罪與子牙，如何是好？」且不言蘇護納悶。……話分兩處，且言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，只因削了頂上三花，潛消胸中五氣，閒坐於洞中，保養天元。只見有玉虛宮白鶴童子持札而至。赤精子接見。白鶴童兒開讀御札。謝恩畢，方知姜子牙金臺拜將：「請師叔西岐接駕。」赤精子打發白鶴童兒回宮。忽然見門人殷洪在傍，道人曰：「徒弟，你今在此，非是了道成仙之人。如今武王乃仁聖之君，有事於天下，伐罪弔民。你姜師叔合當封拜，東進五關，會諸侯於孟津，滅獨夫於牧野。你可即下山，助子牙一臂之力。只是你有一件事掣肘。」殷洪曰：「老師，弟子有何事掣肘？」赤精子曰：「你乃是紂王親子，你決不肯佐周。」殷洪聞言，將口中玉釘一鏢，二目圓睜：「老師在上：弟子雖是紂王親子，我與姐已有百世之讎。父不慈，子不孝。他聽姐己之言，剗吾母之日，烙吾母二手，在西宮死於非命，弟子時時飲恨，刻刻痛心。怎能得此機會拿住姐己，以報我母沉冤，弟子雖死無恨！」赤精子聽罷大悅：「你雖有此意，不可把念頭改了。」殷洪曰：「弟子怎敢有負師命？」道人忙取紫綬仙衣、陰陽鏡、水火鋒，拿在手中，曰：「殷洪，你若是東進時，倘過佳夢關，有一火靈聖母，他有金霞冠戴在頭上，放金霞三四丈，罩著他一身，他能看得見你，你看不見他。你穿此紫綬仙衣，可救你刀劍之災。」又取陰陽鏡付與殷洪：「徒弟，此鏡半邊紅，半邊白；把紅的一晃，便是生路；把白的一晃，便是死路。水火鋒可以隨身護體。你不可遲留，快收拾去罷！吾不久也至西岐。」殷洪收拾，辭了師父下山。赤精子暗想：「我為子牙，故將洞中之寶盡付與殷洪去了。他終是紂王之子，倘若中途心變，如之奈何？那時節反為不美。赤精子忙叫：「殷洪！你且回來。」殷洪曰：「弟子既去，老師又令弟子回來，有何吩咐？」赤精子曰：「吾把此寶俱付與你，切不可忘師之言，保紂伐周。」殷洪曰：「弟子若無老師救上高山，死已多時；豈能望有今日！弟子怎敢背師言而忘之理！」赤精子曰：「從來人面是心非，如何保得到底！你須是對我發個誓來。」殷洪隨口應曰：「弟子若有他意，四肢俱成飛灰！」赤精子曰：「出口有願。你便去罷！」且說殷洪離了洞府，借土遁往西岐而來。正是：

神仙道術非凡術，足踏風雲按五行。

話說殷洪架土遁正行，不覺落將下來。一座古古怪怪的高山，好凶險！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頂巔松柏接雲青，石壁荊榛掛野藤。萬丈崔嵬峰嶺峻，千層峭險壑崖深。

蒼苔碧蘚鋪陰石，古檜高槐結大林。林深處處聽幽鳥，石磊層層見虎行。

澗內水流如瀉玉，路傍花落似堆金。山勢險惡難移步，□步全無半步平。

狐狸麋鹿成雙走，野獸玄猿作對吟。黃梅熟杏真堪食，野草閑花不識名。

話說殷洪看罷山景，只見茂林中一聲鑼響，殷洪見有一人，面如亮漆，海下紅髯，兩道黃眉，眼如金鑲，皂袍烏馬，穿一付金鎖甲，用兩條銀裝鋼，滾上山來，大叫一聲，如同雷鳴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裏道童，敢探吾之巢穴？」劈頭就打一鋼。殷洪忙將水火鋒急架忙迎。步馬交還。山下又有一人大呼曰：「兄長，我來了！」那人戴虎磕腦，面如赤棗，海下長鬚，用駝龍鎗，騎黃膘馬，雙戰殷洪。殷洪怎敵得過二人，心不暗想：「吾師曾吩咐，陰陽鏡按人生死，今日試他一試。」殷洪把陰陽鏡拿在手中，把一邊白的對著二人一擡。那二人坐不住鞍轡，撞下塵埃。殷洪大喜。只見山下又有二人上山來，更是凶惡。一人面如黃金、短髮虬鬚、穿大紅、披銀甲、坐白馬、用大刀，真是勇猛。殷洪心下甚怯，把鏡子對他一擡，那人又跌下鞍轡。後面一人見殷洪這等道術，滾鞍下馬，跪而告曰：「望仙長大發慈悲，赦免三人罪愆！」殷洪曰：「吾非仙長，乃紂王殿下殷洪是也。」那人聽罷，叩頭在地，曰：「小人不知千歲駕臨，吾兄亦不知，萬望饒恕。」殷洪曰：「吾與你非是敵國，再決不害他。」將陰陽鏡把紅的半邊對三人一擡。三人齊醒回來，躍身而起，大叫曰：「好妖道！敢欺侮我等！」傍立一大呼曰：「長兄，不可造次！此乃是殷殿下也。」三人聽罷，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千歲！」殷洪曰：「請問四位，高姓大名？」內一人應曰：「某等在此二龍山黃峰嶺嘯聚綠林，末將姓龐，名弘；此人姓劉，名甫；此人姓苟，名章；此人姓畢，名環。」殷洪曰：「觀你四人，一表非俗，真是當世英雄。何不隨我往西岐去助武王伐紂，如何？」劉甫曰：「殿下乃成湯青胤，反不佐成湯而助周武者何也？」殷洪曰：「紂王雖是吾父，奈他絕滅彝倫，有失君道，為天下所共棄。吾故順天而行，不敢違逆。你此山如今有多少人馬？」龐弘答曰：「此山有三千人馬。」殷洪曰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們同吾往西岐，不失人臣之位。」四人答曰：「若千歲提攜，乃貴神所照，敢不如命。」四將隨將三千人馬改作官兵，打西岐號色，放火燒了山寨，離了高山。一路上正是：

殺氣沖空人馬進，這場異事又來侵。

話說人馬非止一日，行在中途，忽見一道人跨虎而來。眾人大叫：「虎來了！」道人曰：「不妨，此虎乃是家虎，不敢傷人。煩你報與殷殿下，說有一道者要見。」軍士報至馬前曰：「啟千歲：有一道者要見。」殷洪原是道人出身，命左右：「住了人馬，請來相見。」少時，見一道者飄然而來，白面長鬚，上帳見殷洪，打箇稽首。殷洪亦以師禮而待。殷洪問曰：「道長高姓？」道人曰：「你師與吾一教，俱是玉虛門下。」殷洪欠身，口稱：「師叔。」二人坐下，殷洪問：「師叔高姓？大名？今日至此，有何見論？」道人曰：「吾乃是申公豹也。你如今往那裏去？」殷洪曰：「奉師命往西岐，助武王伐紂。」道人正色言曰：「豈有此理！紂王是你甚麼人？」洪曰：「是弟子之父。」道人大喝一聲曰：「世間豈有子助他人，反伐父親之理！」殷洪曰：「紂王無道，天下叛之。今以天之所順，行天之罰，天必順之；雖有孝子慈孫，不能改其愆尤。」申公豹笑曰：「你乃愚迷之人，執一之夫，不知大義。你乃成湯苗裔，雖紂王無道，無子伐父之理。況百年之後，誰為繼嗣之人？你倒不思社稷為重；聽何人之言，忤逆滅倫，為天下萬世之不肖，未有若殿下之甚者！你今助武王伐紂，倘有不測，一則宗廟被他人之所壞，社稷被他人之所有。你久後死於九泉之下，將何顏相見你始祖哉？」殷洪被申公豹一篇言語說動其心，低頭不語，默默無言；半晌，言曰：「老師之言雖則有理，我曾對我師發咒，立意來助武王。」申公豹曰：「你發何咒？」殷洪曰：「我發誓說：如不助武王伐紂，四肢俱成飛灰。」申公豹笑曰：「此乃牙疼咒耳！世間豈有血肉成為飛灰之理。你依吾之言，改過念頭，竟去伐周，久後必成大業，庶幾不負祖宗廟社稷之靈，與我一片真心耳。」殷洪彼時聽了申公豹之言，把赤精子之語丟了腦後。申公豹曰：「如今西岐有冀州侯蘇護征伐。你去與他合兵一處，我再與你請一高人來，助你成功。」殷洪曰：「蘇護女姐已將吾母害了，我怎肯與讎人之父共居！」申公豹笑曰：「怪人須在腹，相見有何妨。」你成了天下，任你將他怎麼去報母之恨，何必在一時自失機會。」殷洪欠身謝曰：「老師之言大是有理。」申公豹說反了殷洪，跨虎而去。正是：

堪恨申公多饒舌，殷洪難免這災迍。

且說殷洪改了西周號色，打著成湯字號，一日到了西岐，果見蘇侯大營紮在城下。殷洪命龐弘去令蘇侯來見。龐弘不知就裏，隨上馬到營前，大呼曰：「殷千歲駕臨，令冀州侯去見！」有探事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君侯：營外有殷殿下下兵到，如今來令君侯去見。」蘇侯聽罷，沉吟曰：「天子殿下久已湮沒，如何又有殿下？況吾奉敕征討，身為大將，誰敢令我去見？」因吩咐旗門官曰：「你且將來人令來。」軍政司來令龐弘。龐弘隨至中軍。蘇侯見龐弘生的凶惡，相貌醜陋，便問來者曰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兵？是那箇殿下命你來至此？」龐弘答曰：「此是二殿下之令，命末將來令老將軍。」蘇侯聽罷，沉吟曰：「當時有殷郊、殷洪綁在絞頭樁上，被風刮不見了，那裏又有一箇二殿下殷洪也？」傍有鄭倫啟曰：「君侯聽稟：當時既有被風刮去之異，此時就有一箇不可解之理。想必當初被那一位神仙收去。今見天下紛紛，刀兵四起，特來扶助家國，亦未可知。君侯且到他行營，看其真假，便知端的。」蘇侯從其言，隨出大營，來至轅門。龐弘進營回覆殷洪曰：「蘇護在轅門等令。」殷洪聽得，命左右：「令來。」蘇侯、鄭倫至中軍行禮，欠身打躬曰：「末將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。請問殿下是成湯那一支宗派？」殷洪曰：「孤乃當今嫡派次子殷洪。只因父王失政，把吾弟兄綁在絞頭樁，欲待行刑，天不亡我，有海島高人將我提拔。故今日下山，助你成功，又何必問我？」鄭倫聽罷，以手加額曰：「以今日之遇，正見社稷之福！」殷洪令蘇護合兵一處。殷洪進營陞帳，就問：「連日可曾與武王會兵以分勝負？」蘇侯把前後大戰一一說了一遍。殷洪在帳內，改換王服。次日領眾將出營請戰。有報馬報入相府：「啟丞相：外有殷殿下請戰。」子牙曰：「成湯少嗣，焉能又有殿下提兵？」傍有黃飛虎曰：「當時殷郊、殷洪綁在絞頭樁上，被風刮去，想必今日回來。末將認的他，待吾出去，便知真假。」黃飛虎領令出城，有子黃天化壓陣。黃天祿、天爵、天祥父子五人齊出城。黃飛虎在坐騎上，見殷洪王服，左右擺著龐、劉、苟、畢四將，後有鄭倫為左右護衛使，真好齊整！看殷洪出馬，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束髮金冠火焰生，連環鎧甲長征雲。紅袍上面團龍現，腰束攬兵走獸裙。

紫綬仙衣為內襯，暗掛稀奇水火鋒。拿人捉將陰陽鏡，腹內安藏秘五行。

坐下走陣逍遙馬，手提方天戟一根。龍鳳旛上書金字，成湯殿下是殷洪。」

話說黃飛虎出馬言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殷洪離飛虎□年有餘，不想飛虎歸了西岐，一時也想不到。殷洪答曰：「吾乃當今次殿下殷洪是也。你是何人，敢行叛亂？今奉敕征西，早早下騎受縛，不必我費心。莫說西岐姜尚乃崑崙門下之人，若是惱了我，連你西岐寸草不留，定行滅絕！」黃飛虎聽說，答曰：「殿下，吾非別人，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是也。」殿下暗想：「此處難道也有箇黃飛虎？」殷洪把馬一縱，搖戟來取。黃飛虎催神牛，手中鎗急架來迎。牛馬相交，鎗戟併舉。這一場大戰，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